

引用:张宁,陈志强,吕沛然.近十年针灸治疗面肌痉挛临床研究概况[J].湖南中医杂志,2022,38(4):196-199,204.

近十年针灸治疗面肌痉挛临床研究概况

张宁¹,陈志强²,吕沛然¹

(1.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712046;

2. 成都市金牛区中医医院,四川 成都,610000)

[关键词] 面肌痉挛;针灸疗法;综述,学术性

[中图分类号] R246.6, R277.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22.04.046

面肌痉挛(hemifacial spasm, HFS)是以一侧或双侧面部肌肉的不自主、时发时止的无痛强直或不规则抽搐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常见脑神经疾病,可引起患者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1]。其中典型 HFS 的痉挛症状多从眼轮匝肌阵发性痉挛开始,后逐步发展至同侧面部以及眼睑、口角等;非典型 HFS 则从下部面肌开始,并逐渐向上发展,最后累及眼睑及额肌^[2]。本病好发于中老年人群,女性多于男性^[3]。目前,该病的发病机制仍未明确,其主要病因为面神经根部出口区的神经血管压迫^[1]。西医主要以局部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外科微血管减压以及药物口服(如卡马西平)治疗,但易出现术后无效或复发,以及面瘫、听力障碍等并发症、药物毒副作用等^[2-4]。

中医学将 HFS 归属于“面风”“筋惕肉瞤”“痉证”等范畴。中医学认为,本病病位在面部,与脾、胃、肝、肾密切相关,病机以正气亏虚、卫外不固为本,外邪侵袭,筋脉肌肉失养为标。临床多采用中药内服、外敷以及针灸等治疗。诸多研究表明,针灸疗法绿色安全、无毒副作用,对 HFS 具有较好的治疗效应,被患者广泛接受^[5]。近年来针灸治疗 HFS 的临床研究成果颇丰,其相关治疗方法主要围绕针刺(耳针、头针、眼针、腹针、火针、皮内针、揸针、浮针)、艾灸、刺络放血、拔罐、推拿、穴位注射,以及特殊刺法(缪刺、半刺、齐刺、巨刺、毛刺、扬刺、浮刺、围刺、透刺、太极刺、丛刺法、神经干刺法、悬挂针/坠刺)等。本文就近十年针灸治疗 HFS 的临床研究文献予以整理、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开展临床研究提供思路和参考。

1 针刺疗法

1.1 针刺施治方法多样,患侧面部以浅刺、轻刺激、少刺激为主。目前临床关于 HFS 的针刺治疗方法多样,主要包括常规针刺、耳针、头针、眼针、腹针、火针、皮内针、揸针、浮针、刺络放血等。在施治过程中,患侧面部痉挛处以浅刺为主,针刺数量宜少,手法宜轻。唐作珍等^[6]采用养血息风针法治疗 HFS(面部取患侧阳白、颧髎、下关、地仓、颊车,上肢取健侧外关、合谷,下肢取双侧足三里、三阴交),针刺组较口服西药卡马西平组的治疗效果更显著,能明显改善痉挛症状,且无不良反应。刘丹萍^[7]报道,调神疏肝针刺法(主穴:神庭、本神、太冲、合谷;眼轮匝肌痉挛:攒竹、鱼腰、承泣、瞳子髎、翳风;面颊、口角肌痉挛:阿是穴、颧髎、迎香、地仓、颊车、翳风)较常规针刺,可显著改善痉挛强度、频率以及患者精神心理状态,疗效显著优于常规针刺。夏玮等^[8]报道腹针(主穴:中脘、下脘、气海、关元、上风湿点、患侧阴都、百会、印堂)结合风池穴热敏灸可减轻 HFS 患者面部敏感部位针刺治疗的紧张度,该方法较常规针刺加 TDP 组相比优势明显。秦懿因等^[9]报道,眼口环刺法(主穴:患侧眼、口轮匝肌阿是穴)结合闪罐(患侧阳白、太阳、承泣、四白)可改善原发性 HFS 患者痉挛强度及频率,疗效肯定、安全性高。盘雪娇等^[10]根据经络气血运行时间,在固定时间点(辰时,胃经;申时,膀胱经)采用压豆联合针刺治疗 HFS,临床效果优于任意时间耳穴压豆治疗。杨晓荣等^[11]认为寒邪是本病的重要诱因,寒性收引拘挛,血气遇寒则凝滞不通而生诸疾,筋失血

基金项目:陕西中医药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303-1710232002)

第一作者:张宁,女,医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针灸调整神经-内分泌-免疫机制研究

通信作者:吕沛然,男,医学博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针刺镇痛机制研究, E-mail:1351019@sntcm.edu.cn

养则发病。故采用毫火针(主穴:太阳、颊车、颧髎,阿敏点/敏感点)治疗 HFS,以振奋阳气,驱除阴寒之气,使气流畅通。结果表明,毫火针组痉挛症状明显减轻,其总有效率优于常规针刺组。何乐中等^[12]报道,针刺配合耳尖放血组与口服卡马西平组治疗 HFS 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4.3% 和 65.7%,提示针刺结合耳尖放血可显著提高该病的治愈率。浮针疗法为使用针具在皮下扫散,具有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患肌功能修复的作用,从而解除面肌痉挛。揸针为皮内针的一种,其特点以轻、浅为著。高峰等^[13]采用浮针联合揸针治疗 HFS,可明显改善患者面肌痉挛的强度和频度,治疗总有效率为 93.8%。马飞^[14]报道,针刺结合揸针较常规针刺治疗 HFS 安全、有效,揸针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5%。吴限等^[15]报道,揸针联合常规针刺治疗 HFS 疗效确切,并能改善临床症状,促进面部肌肉和神经功能恢复。

考虑到在临床中 HFS 患者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烦躁易怒等表现,患侧面部针刺的方法可能会激发患者产生畏惧或精神紧张,进而影响治疗效果,所以痉挛处是否针刺,针刺的深浅、刺激强度等均存在一定争议。杨军雄等^[16]主张避开病变部位针刺,以针、罐、药同施,采用“三焦针法”(膻中、中脘、气海和双侧血海、足三里、外关)以益气调血、扶本培元;自制药物罐(自制舒筋活血液)以活血养血、通络息风止痉。治疗 3 个疗程后,治疗组的症状评分优于常规针刺和拔罐组,有效提高了 HFS 患者生活质量。岳宝安^[17]认为,对于面肌痉挛的刺激,宜少宜轻,痉挛处过强的刺激可能会使痉挛的肌肉更加兴奋而加重疾病的进程,通过采用耳穴揸针结合头针、体针,可起到祛风通络、宁心安神解痉的功效,进而有效减少痉挛的频率和程度。钟润芬^[18]以面部浅刺配合四关穴强刺激治疗原发性 HFS,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且无不良反应发生。

1.2 特殊针刺法应用广泛 在针灸治疗 HFS 的临床报道中,多数文献基于古典刺法,采用特殊针刺法进行施治,如缪刺、半刺、齐刺、巨刺、毛刺、扬刺、浮刺、围刺、透刺、太极刺、丛刺法、悬挂针/坠刺等。此外,也有研究基于现代医学的神经解剖学,采用神经干刺法进行研究。巨刺为九刺之一。缪刺、巨刺同属左病取右,右病取左,左右交叉取穴的方法。半刺为五刺之一,毛刺为九刺之一,扬刺、

浮刺为十二刺之一,三者同属浅刺法。毛刺少针而浅刺,扬刺多针而浅刺,浮刺与悬挂针/坠刺均为斜针浅刺。此外,围刺、太极刺、齐刺、丛刺法等均为多针刺。但笔者发现,无论使用何种刺法,在治疗本病的过程中患侧面部多以毫针浅刺为主。

孟蕊^[19]报道,缪刺法与传统针刺法对于治疗面肌痉挛均有临床应用价值,具体体现于面肌痉挛频率、强度的改善及复发率的下降;但采用缪刺法的临床疗效优于传统针刺。王洪国等^[20]报道,巨刺透穴(进针后,采用旋提旋插手法得气后,继续进行针直至针下出现阻力后停止)治疗 HFS 具有显著疗效,对患者恢复面肌功能有较好的作用。李哲等^[21]根据痉挛分级不同,运用多法针刺健侧(主穴取患侧,配穴取健侧),分别以体针(痉挛等级 1、2 级)、丛刺法(3 级)、神经干刺法(4 级)进行辨证施治,收效较好。邓春艳等^[22]报道,采用面部挂针(悬挂针)、埋针结合针刺“四关穴”可快速、有效地提高 HFS 的治愈率。张冬雪^[23]报道,半刺法结合头针能显著降低 HFS 患者的痉挛强度和频率,且优于常规针刺法。李林俊^[24]采用少阳透刺(头维透率谷)法治疗原发性 HFS,发现少阳透刺组较卡马西平组的痉挛程度明显减轻,且复发率低。刘畅^[25]报道,与常规针刺组比较,采用局部痉挛处围针浅刺治疗 HFS 疗效较好,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孙钰等^[26]认为,采用扬刺局部阿是穴和齐刺患侧翳风穴治疗,具有取穴少、疗效佳、针对性强、易于操作等优点,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常规针刺治疗。杨绍华^[27]报道,患侧毛刺与健侧交替针刺配合头针法优于常规针刺疗法,且该方法改善痉挛强度及频度的速度相对较快。

2 艾 灸

艾灸具有温通经络,补虚培本,行气活血,预防保健的作用。《本草从新》认为艾叶能“回垂绝之阳,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以之灸火,能透诸经而除百病”。近年来,采用艾灸疗法治疗 HFS 的报道越来越多,包括热敏灸、温针灸、悬起灸、隔物灸、麦粒灸等。邵欣等^[28]报道,采用热敏灸(先以回旋灸温热局部气血,继以雀啄灸加强敏化,循经往返灸激发经气,再以温和灸发动感传、疏通经络)治疗 HFS 疗效显著优于针刺治疗,可起到镇静解痉、疏风理血之效,可增加病变软组织的血供,舒筋活络、运行气血,并且治疗疗程越长,疗效优势愈

加明显。穆扬等^[29]报道,治疗组采用养老穴温针灸结合针刺夹脊穴,对照组采用常规针刺治疗的方法,均可改善患者面肌痉挛症状,但治疗组疗效更佳。吴云等^[30]发现,艾灸联合针刺(阿是穴、攒竹、四百、颧髻、地仓、风池、合谷、太冲)较口服卡马西平治疗 HFS 疗效显著,可抑制面神经的异常兴奋,降低异常冲动传导,加速面神经传导的恢复。刘鹏等^[31]报道,运用悬灸法(地仓、颊车)结合毛刺治疗 HFS 刺激强度适宜、并发症少,具有较好的疗效。郎娟^[32]报道,耳灸(艾柱插入耳灸仪,戴在受试者耳部)结合悬挂针(主穴:患侧面部翳风、颧髻、太阳)的治疗方法在改善面肌痉挛的症状以及心理障碍方面均优于常规针刺方法。雷应成^[33]报道,隔姜灸(阳白、四百、地仓、颊车、阿是穴)结合针刺组在改善 Cohen 痉挛强度、中医症状评分的速度方面均优于普通针刺治疗。

3 综合疗法

3.1 针药结合 针刺联合中药内服或外敷作为治疗本病的有效疗法,被广泛应于临床中。如火针联合芍药甘草汤加减^[34],清铃揲针结合芍药甘草汤^[35],皮内针联合甘草汤加减^[36],针刺配合四逆四物汤加减^[37],针刺结合自拟活血柔肝、通络止痉中药汤剂^[38],针刺配合正面汤^[39],均取得较好疗效。笔者发现,在诸多药方的组成中,均以芍药、甘草为主药。HFS 发病与阴血虚少、虚风内动、筋脉失养有关,治疗以治风、调肝为主,选用芍药、甘草为君药进行辨证治疗,具有息风解痉、滋阴养血的功效,结合针刺疏通经络、调和阴阳,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此外,成建平^[40]报道,针刺结合中药外敷(小叶莲、狼毒、大黄、雪上一枝蒿碾碎成末,醋制成药膏,敷于面部)治疗 HFS 也可以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减轻面部肌肉痉挛。

3.2 针罐联合 郭霞等^[41]认为,本病病位虽在面部,但其根本原因在于阴阳失调,在“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交通任督法闪罐(先以任脉中脘至关元做闪罐,再沿督脉自大椎至腰阳关做闪罐治疗)配合针刺治疗 HFS,以调和阴阳脏腑、疏通经络气血,兼以扶正祛邪而止痉。结果发现,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1.7%,优于常规针刺组。刘鹏等^[42]报道,相较于常规针刺,给予患侧面部闪罐配合毛刺进行治疗,其临床疗效可显著提高。

3.3 针灸结合推拿 朱荣光等^[43]报道,推拿结合埋针治疗原发性 HFS 临床疗效显著,可改善面肌局部及其周围的血液循环,增强局部肌肉、神经的营养供给,同时降低神经兴奋性,使肌肉舒张,从而缓解痉挛。并且鼓励患者模仿医师作自我按摩也可以增强疗效。陈春梅^[44]报道,与常规针刺配合艾条悬灸治疗相比,采用热敏灸、太极刺(以膻穴为中心,由内到外、再由外到内进行环形点刺)结合头颈部推拿的三联法,能有效疏通经络,调和经络气血,改善面部血液循环,明显降低面肌的敏感性,从而减少痉挛发作次数,其总有效率为 96.7%,并且痛感小或几乎无痛感,利于患者依存性的维持以及临床疗效的提升。张灵虎^[45]采用推拿纠正寰枢关节,显著缓解了 HFS 患者面部肌肉痉挛症状。

3.4 局部穴位注射 穴位注射也常被应用于 HFS 的临床治疗当中。程娇等^[46]报道,针刺(双侧合谷、太冲、风池、翳风、攒竹及阿是穴)联合维生素 B₁₂ 注射液穴位注射(取穴:神经点 1 定位于耳屏内侧面,在外鼻穴与鼻眼净穴中间处;1 ml/次,3~4 d 1 次),可起到营养、修复神经的作用,有效缓解痉挛症状,疗效优于单纯针刺治疗。王文彬等^[47]报道,采用甲钴胺注射液穴位注射(近侧:风池、下关交替,远侧:足三里、阳陵泉交替,0.5 ml/次,1 次/d)结合针刺(近侧:患侧翳风、风池、阳白、四白、颧髻、地仓、颊车、下关;远侧:双侧外关、合谷、足三里、阳陵泉、太冲)的疗法,可起到通经活络、调和气血、濡润筋脉、恢复面部神经功能的作用,显著提高临床疗效。赵惠等^[48]报道,巨刺法(健侧攒竹、颧髻、太阳及双侧风池、合谷、太冲)联合甲钴胺穴位注射(双侧翳风,0.5 ml/次,1 次/d)与口服卡马西平治疗 HFS 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2.86%、68.99%,巨刺法联合穴位注射能够有效改善局部炎症反应和微循环,减轻神经血管压力,进而缓解原发性 HFS 患者临床症状,疗效明显优于口服卡马西平。

4 小结与展望

针灸治疗 HFS 简便效廉、方法多样,疗效可观、可靠。通过本文的梳理,可以了解到其治疗选穴以局部取穴为主;主要治疗方法包括针刺(耳针、头针、眼针、腹针、火针、皮内针、浮针等)、艾灸,以及针灸联合中药口服、中药外敷、刺络放血、拔罐、推拿、穴位注射等复合治疗手段;在针刺治疗方法的应用中,医者既基于古代“五刺”“九刺”“十二刺”

的指导,又结合现代医学的神经解剖学,采用半刺、齐刺、巨刺、缪刺、毛刺、扬刺、浮刺、围刺、透刺、太极刺、丛刺法以及神经干刺法等多种刺法;局部采用毫针浅刺的施治措施,不仅可以减少患者的痛感,使其有较好的治疗体验,而且能够缓解其精神紧张、焦虑等,此外也有利于广大患者接受治疗的依存性和疗效的维持。

就目前开展的 HFS 疗效评价研究来看,其主要以解释性试验为主,重点关注针灸治疗 HFS 与常规治疗是否有优势,针灸结合西药是否可增效,不同刺灸方法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等。常选用阳性药物(卡马西平)、常规针刺/推拿/艾灸为对照组,缺乏空白对照组。其主要疗效观察指标包括 HFS 强度、频度,面部残疾指数评分,中医证候积分,总有效率、远期随访疗效,以及不良事件等,研究结果均为针灸治疗组更优。但通过对各项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属于低质量文献,如盲法实施不清楚,随机分配方案隐藏的实施不明确或缺乏等,因而使得证据强度不足。此外,未来对于 HFS 患者负性情绪的针灸治疗效应可予以深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 [1] 李肖越,何永生,汪业汉. 面肌痉挛发病机制的思考与探讨[J]. 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杂志,2019,32(6):377-381.
- [2] 上海交通大学颅神经疾病诊治中心. 面肌痉挛诊疗中国专家共识[J]. 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2014,19(11):528-532.
- [3] CHAUDHRY N, SRIVASTAVA A, JOSHI L. Hemifacial spasm: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J Neurol Sci, 2015, 356(1-2):27-31.
- [4] CUI Y, YANG ZX, WANG CM, et al. Appearance of cerebellar cyst following microvascular decompression to treat hemifacial spasm: A report of two ca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J]. J Int Med Res, 2020, 48(7):1-8.
- [5] 秦琴,吴敏,王锦,等. 针刺治疗面肌痉挛有效性的国内文献的系统评价[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1,23(2):641-646.
- [6] 唐作珍,刘力溶,欧后玉,等. 养血息风针法治疗面肌痉挛30例临床观察[J]. 湖南中医杂志,2019,35(5):86-88.
- [7] 刘丹萍. 调神疏肝针刺法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D]. 合肥:安徽中医药大学,2020.
- [8] 夏玮,李振,龚晓强. 腹针结合风池穴热敏灸治疗面肌痉挛40例[J]. 河南中医,2015,35(12):3171-3172.
- [9] 秦懿囡,杜元灏,白杨,等. 眼口环刺法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30例[J]. 中国针灸,2020,40(11):1191-1192.
- [10] 盘雪娇,刘蕾,杨永江,等. 不同时间点耳穴压豆对面肌痉挛的疗效观察[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21,42(2):99-101.
- [11] 杨晓荣,史廷瑞,付丽,等. 毫火针治疗面肌痉挛疗效观察[J].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20,7(30):1,3.
- [12] 何乐中,钱拉拉,黄克勤,等. 针刺配合耳尖放血治疗面肌痉挛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2012,31(9):647-648.
- [13] 高峰,冯妮,王芹. 浮针联合揞针治疗面肌痉挛32例[J]. 中国针灸,2020,40(6):643-644.
- [14] 马飞. 针刺结合揞针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9,19(86):120-121.
- [15] 吴限,李杰. 揞针疗法结合常规针刺治疗面肌痉挛临床观察[J]. 河北中医,2019,41(8):1250-1252,1256.
- [16] 杨军雄,张建平,于建春,等. 三焦针法结合药物罐治疗面肌痉挛的疗效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2013,16(25):2304-2306.
- [17] 岳宝安. 耳穴揞针刺法治疗面肌痉挛的疗效观察[C]//中国针灸学会. 新时代 新思维 新跨越 新发展——2019中国针灸学会年会暨40周年回顾论文集. 武汉:中国针灸学会,2019:3.
- [18] 钟润芬. 面部浅刺配合强刺激四关穴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J]. 天津中医药,2018,35(7):503-505.
- [19] 孟蕊. 缪刺法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D]. 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9.
- [20] 王洪国,陈晓,陈子弘. 巨刺法透穴治疗面肌痉挛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2015,34(12):1186-1187.
- [21] 李哲,高希言. 多法针刺健侧治疗面肌痉挛临床观察[J]. 新中医,2012,44(3):43-44.
- [22] 邓春艳,谢海毅. 面部挂针、埋针结合针刺“四关穴”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J]. 广东医科大学学报,2018,36(1):103-105.
- [23] 张冬雪. 半刺法结合头针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D]. 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9.
- [24] 李林俊. 少阳透刺法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的临床研究[D]. 昆明:云南中医药大学,2020.
- [25] 刘畅. 围针浅刺配合四关穴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研究[D]. 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2017.
- [26] 孙钰,张文. 齐刺、扬刺治疗面肌痉挛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2015,34(3):205-207.
- [27] 杨绍华. 患侧毛刺与健侧交替针刺配合头针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的临床研究[D]. 昆明:云南中医药大学,2019.
- [28] 邵欣,李乔,王兰兰. 热敏灸治疗面肌痉挛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2013,32(9):717-718.
- [29] 穆扬,王颖. 针刺夹脊穴结合温针灸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临床疗效观察[J]. 中医药临床杂志,2021,33(2):361-364.
- [30] 吴云,陈洁,周玲宇. 针刺联合艾灸对面肌痉挛患者面神经传导速度的影响[J]. 上海针灸杂志,2020,39(9):1147-1151.
- [31] 刘鹏,邹伟. 毛刺悬灸法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J]. 中医临床研究,2015,7(16):31-32.
- [32] 郎娟. 悬挂针结合耳灸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20.
- [33] 雷应成. 隔姜灸结合针刺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9.
- [34] 孙师静,李斌,张连城. 火针联合中药治疗面肌痉挛疗效观察[J]. 中华针灸电子杂志,2018,7(4):151-153.

- [6] 国家卫健委解读《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EB/OL]. 人民健康网-人民网, (2018-06-26) [2021-05-20] <http://health.people.com.cn/nl/2018/0626/c14739-30085057.html>.
- [7] 李俏君,严晋,张忠林,等. 加强公立医院党的作风建设创新实践[J]. 现代医院, 2021, 21(3): 342-345, 348.
- [8] 云祖轩.《关于加强全省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N]. 云南日报, 2018-09-23(003).
- [9]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8-06-26(009).
- [10] 黄蓓.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8, 26(13): 204.
- [11] 马援. 狠抓落实 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J]. 党史博采(下), 2019(10): 28, 65.
- [12]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8-06-26(009).
- [13] 贾世杰. 走出公立医院党建特色之路[J]. 中国卫生, 2019(3): 93-94.
- [14] 周然, 赵思俊, 施怀生. 中医药发展需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J]. 中医杂志, 2021, 62(1): 2-5.
- [15] 新华社. 习近平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李克强作出批示[J]. 中医杂志, 2019, 60(23): 2000.
- [16] 李震. 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力研究[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9.
- [17] 左扬松, 夏林彬, 宋晓东. 基层医院党建工作现状与思考[J]. 办公室业务, 2016(5): 4.
- [18] 中办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8-06-26(009).
- [19] 孙麟, 朱薇薇, 李大林. 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建考核指标体系的问题及其对策[J].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 2015, 18(1): 89-91.
- [20] 邓汉雄. 加强和改进基层医院党建工作的思考[J]. 办公室业务, 2018(21): 19.
- [21] 王宁, 姜伟军. 加强高校附属医院党建和思政工作的思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10): 20-22.
- [22] 管文富. 加强和改进医院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 2012, 23(6): 202-203.
- [23] 张银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7.
- [24] 韩凤洲. 分析医院基层党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J]. 办公室业务, 2017(11): 24.
- [25] 李杨. 医院基层党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J]. 祖国, 2019(9): 112-113.
- [26] 李炜婧. 河北省省级公立医院基层党建工作存在问题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 2020.
- [27] 王强, 黄超, 薛其刚, 等. 44所大型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现状调查与思考[J]. 中国医院, 2018, 22(12): 61-63.
- [28] 李杨. 医院基层党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J]. 祖国, 2019(9): 112-113.
- [29] 《增强“四个意识”全面从严治党》编写组. 增强“四个意识”全面从严治党[D].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 198.
- [30] 罗昊宇, 王强, 蒋帅, 等.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研究[J]. 中国医院, 2019, 23(3): 27-28.
- [31] 付正.《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9.
- [32] 朱孟光.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D].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 [33] 于瑶.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0.
- [34] 王海霞. 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9.
- [35] 陈方芳.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化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9.
- [36] 张艳霞, 范军.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高校基层党务干部队伍建设[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7, 33(3): 97-100.
- [37] 臧兵, 刘米兰. 新建公立医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思考[J]. 办公室业务, 2020(19): 11-12.
- [38] 陈劲, 唐丽灵. 以党建为引领促进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 全国公立中医医院党建工作座谈会在重庆召开[N]. 中国中医药报, 2020-12-11(002) (收稿日期: 2021-06-07)

(上接第199页)

- [35] 黄海洋. 观察清铃揪针结合芍药甘草汤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疗效[J]. 中国医药指南, 2020, 18(16): 185-186.
- [36] 蒙剑华, 李志明, 刘梅英. 皮内针联合中药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疗效观察[J]. 当代医学, 2020, 26(29): 5-7.
- [37] 范纯海. 针刺配合四逆四物汤加减治疗面肌痉挛33例疗效观察[J].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18, 18(6): 113-115.
- [38] 周钰, 张玉喜, 贾小飞, 等. 中药加针灸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J]. 宁夏医学杂志, 2017, 39(10): 940-941.
- [39] 洪锋, 周明铭. 针灸配合中药治疗面肌痉挛31例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15, 31(1): 15-16.
- [40] 成建平. 针灸联合中药外敷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J]. 内蒙古中医药, 2020, 39(12): 122-123.
- [41] 郭霞, 李新华. 交通任督法闪罐配合针刺治疗面肌痉挛临床观察[J]. 山西中医, 2016, 32(7): 37-38.
- [42] 刘鹏, 邹伟, 于学平, 等. 毛刺闪罐法治疗面肌痉挛临床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 2015, 34(6): 543-544.
- [43] 朱荣光, 朱小俊. 推拿联合埋针治疗原发性面肌痉挛31例临床观察[J]. 黑龙江中医药, 2015, 44(3): 57-58.
- [44] 陈春梅. 热敏灸、太极刺配合推拿三联法治疗面肌痉挛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 2016, 35(3): 284-286.
- [45] 张灵虎. 推拿调节寰枢关节为主治疗面肌痉挛1例[J]. 浙江中医杂志, 2020, 55(11): 851.
- [46] 程娇, 费兰波. 针刺联合穴位注射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观察[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 19(59): 173.
- [47] 王文彬, 王婷, 王晓燕. 穴位注射加针刺治疗面肌痉挛临床观察[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 19(71): 294, 303.
- [48] 赵惠, 朱嘉民, 孙波, 等. 巨刺法联合穴位注射治疗老年原发性面肌痉挛[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0, 22(1): 11-14. (收稿日期: 2021-10-09)